



百年 画坛 钩沉

本书以独特的角度按时间顺序
撷取了百年来中国书画家的动人故事和传奇经历，
犹如一部百年书画逸闻的编年史，
以小见大地展示了百年中国书画的浩瀚与伟大。

斯舜威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百年 画坛 钩沉

斯舜威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画坛钩沉 / 斯舜威著. —2版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6.9

ISBN 978-7-5473-0998-8

I. ①百… II. ①斯… III. ①汉字-书法史-中国 ②绘画史-中国 IV. ①J292-09 ②J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8099号

百年画坛钩沉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字 数: 306千字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16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998-8

定 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 52069798

松風

詩
八

子
子



穿起散落的“珍珠”

——自序

斯舜威

回首中国书画发展史，不难发现，清末民初形成了一个罕见的高潮。在当时战乱频仍、经济凋敝、民生不堪的社会状况下，书画艺术却能够一枝独秀，呈现出人才辈出、流派纷呈、创作和市场都相对繁荣的景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解读这个奇迹，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解读的方法有许多种，而我则更倾情于搜集散落的“珍珠”，也就是广泛搜集逸闻掌故，并将它们像“珍珠项链”一样贯穿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繁，书画艺术在受到国家关心扶持的同时，书画家们也曾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特别是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的伤害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书画艺术家依然顽强地坚持创作，依然有不少书画家及其作品可以载入史册，他们书写了书画艺术史上特殊的一页。特殊时期的逸闻掌故，弥足珍贵。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空前繁荣，书画艺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书画市场异常火爆，呈现出井喷行情，加上艺术品拍卖方式的导入，对长期以来中国书画交易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对创作产生了巨

大的推动作用。这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景象，自然会有许多书画史论家加以理性的梳理。我感兴趣的，依然是逸闻掌故，依然是那散落在地的“珍珠”。

百年书画，百年沧桑。在百年书画长河中，曾经发生了多少形形色色的故事？难以胜数；曾经孕育了多少瑰丽珍宝？同样难以胜数。有的或许广为传播，有的则鲜为人知。将百年来数不清的书画艺术界散落的、甚至湮没的“珍珠”搜寻出来，贯串起来，无疑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它既是对百年书画史的有效补充，也可以通过一个个鲜活的片断，反映书画家们生活和艺术的侧面，从而方便广大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百年书画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书画家的逸闻掌故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描写书画家逸闻掌故的书籍层出不穷。郑逸梅先生便是精于此道的妙笔高手。但是，似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按照时间顺序编写的百年书画逸闻编年史。如果有这样一部书，将趣味性和史料性进一步结合在一起，不但适宜于阅读，而且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我相信普通读者和专业工作者都可能产生兴趣。于是，从2005年开始，我就开始尝试着做这件事情。

在此之前，我对唐宋明清野史笔记产生了浓厚的阅读兴趣，只要有这类书籍出版，必定购买。同时，因为在美术媒体担任编辑工作，对近现代书画界的逸闻趣事也格外关注，早已开始集腋成裘地做一些搜集工作。这为撰写此书带来了不少便利条件。

尽管原来就对这方面资料比较熟悉，但是当我集中阅读了大量近现代书画家传记和其他资料之后，我还是为百年来书画家们曲折艰辛的艺术道路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感到惊奇，乃

至陶醉。他们处于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个人境遇并不安逸，相反，不少书画家常常处于颠沛流离、多灾多难之中，然而，这些磨难或许恰恰造就了他们多姿多彩的艺术人生。他们在不经意间留下的小小的生活和艺术片断，对后人来说都可能是值得深思和借鉴的宝贵精神财富。

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都充满传奇色彩。有的曾经是清朝的官宦，进入民国后，凭借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书画功夫，退出政坛，靠卖书画为生，成为出色的书画家；有的是在清末民初成为留学日本、欧美的先驱，成为最早把西洋美术引进中国，并且在融合中西艺术方面作出积极尝试的探索者；有的在改朝换代之际投身革命，功高不居，依然保持文人本色，坚守书画本行；有的风云际会，办学校，建社团，领袖群伦，开宗立派，成为一时艺坛魁首；有的笔扫千军，凭借如椽巨笔，挂单卖画，视富贵如浮云，而足以傲视诸侯；有的曾经叱咤风云，捭阖艺坛，但命途多舛，晚景凄凉，令人扼腕。每一位书画家，都有一部与众不同的奋斗史、创业史、艺术史，他们的人生道路和艺术成就或许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中国书画艺术无不抱有挚爱之心，无不充满奉献的热诚。我们不可能将百年来所有中国书画家的动人故事和传奇经历都汇集到一起，我们只能撷取一个个小小的细节，一个个逸闻，让读者朋友以小见大，从中感受到百年中国书画的浩瀚与伟大。

坦率地说，做这样一件工作并不轻松。因为撰写此书的初衷，是为了以小见大，通过一些画坛逸闻，弥补正史的不足，从一个新的视角反映百年书画史全貌，这就要求：在采录逸闻掌故时

要注意真实性，不能道听途说；要对百年书画史有一个整体了解，以便对掌握的材料作出恰当的价值评判，有的逸闻很有可读性，但是放到书画家一生和百年书画史全局的背景看却意义不大，则弃而不用，一些低级趣味的逸闻则更是力求舍弃，决不猎奇。此外，按照时间为线索，也为自己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有的逸闻掌故非常有意思，但是却不能确定确切的时间，也只得割爱。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阅读了上百部有关书画家的传记和书画史著作，有的逸闻见诸多种版本，几经比较才斟酌落笔；有的从网络中找到线索，再找到相关著作予以核实；有的则取自本人见闻，所以难以一一标明每则逸闻掌故的出处，特作说明，并谨向有关著者表示谢忱。

最后，我要感谢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祝君波先生，当我去函谈了本书的框架思路，并附上开头部分稿件后，他一收到便给回音予以肯定。曾经担任朵云轩总经理、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他，对近现代书画界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他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第一个吃螃蟹者”，这种对百年书画逸闻发掘整理工作的理解和重视，让人倍感欣慰。

此次再版，对插图和少量文字作了一些调整。

由于受学识和资料限制，本书肯定存在不少疏漏、差错，恳请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2008年6月于平闲堂

2016年8月再改于平闲堂

目 录



穿起散落的“珍珠”——自序 / 001

1898年~1909年 / 001

1910年~1919年 / 021

1920年~1929年 / 045

1930年~1939年 / 087

1940年~1949年 / 135

1950年~1959年 / 177





1960年~1969年 / 227

1970年~1979年 / 259

1980年~1989年 / 291

1990年~1999年 / 319

2000年~2008年 / 335

跋 / 349





1898 年~1909 年

1898年，李叔同偕同家人从天津迁居上海。

戊戌变法时，李叔同刻了一方“南海康君是吾师”的闲章，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李叔同到上海不久，便加入“城南文社”，并与城南草堂主人许幻园、名士袁希濂、儒医蔡小香、书家张小楼等结为“天涯五友”。“城南文社”每月活动一次，文社的课卷专请精通理学、长于诗赋的张孝廉评阅，确定成绩。李叔同显示了出众的才气，第一次参与就获得了第一名。

许幻园家中富有，为人慷慨，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经常举办悬赏征文活动。李叔同只要参加征文，其成绩必定名列前茅。许幻园倾慕他的才华，让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邀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同住，两人遂成挚友。

马一浮自幼聪颖过人，家中聘请一位有名望的举人为塾师，可只教了



1898年的李叔同



马一浮(右)18岁之留影(1900年,绍兴)

两年,塾师觉得无可再教,自动请辞另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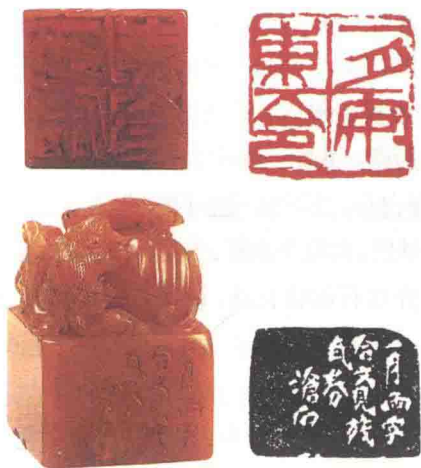
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县试,一同进试场的还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马一浮获第1名,周作人34名,周树人37名。闱卷流传,曾任浙江省民国首任都督、民国交通总长的名绅汤寿潜激赏其才学,主动将爱女汤孝愍许配给他。

在后来一次出国考试中,马一浮又一次和周树人同进考场,马一浮依然名列第一。

1898年,素以学问渊博著称的叶尔恺出任陕西提学使,他注重新学,到任后出了几十道题目,涉及方方面面内容,让全省秀才去做,限定一个月交卷。20岁的于伯循(于右任),在“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的情况下,写成几十篇交卷。叶尔恺读后大为叹赏,认为于伯循的诗文策论卓尔不凡,非时流可及。他欣然在卷子上批道:“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并大书“西北奇才”四个大字,以示推崇。

叶尔恺传见于伯循,嘉奖勉励之余,特地拿出一部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让于伯循带去阅读,嘱其留意世界大势。一省学台,对一个出身农家的穷秀才如此青睐,实属罕见,可见叶尔恺确实是欣赏于伯循的才学,而寄予厚望。

1898年,陈衡恪(师曾)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作为维新运动



吴昌硕闲章“一月安东令”

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同时被革职。面对突发变故，他们变得清醒起来，不再让儿孙参加科举考试，而让他们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科学技术，掌握立身本领。

陈衡恪遵照长辈要求，于1898年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学堂，学习开矿，兼学建造铁路。在学校里，他与鲁迅同学，结下很深友谊。陈三立也于这一年举家迁居南京。

1899年，时年56岁的吴昌硕在扬州盐运署当幕僚。是年秋末，署里分到一个安东（今涟水县）县令缺。安东是小县，油水少，盐运署里大家都不愿去。担任运司的同乡丁葆元便让吴昌硕去做安东县令。

吴昌硕上任后，不愿曲意逢迎，不久便和上司闹翻了。只当了一个月，他毅然挂冠而去，从此绝意仕途，矢志艺术创作。他刻有“一月安东令”、“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两方闲章，让人感到一种手拂浮云的超然与悠闲。

1899年，齐白石拜湘潭著名诗人王闾运（湘绮）为师。

此前，王闳运看了齐白石的画，感叹道：“这木匠齐白石也是非常好学，就是不愿做我的门生。”胡沁园说：“不是齐白石不愿拜你为师，是你的门槛太高，他怕进不了你的门。”王闳运说：“那你对他说，他若能做我的门生，我会以此为幸。我的门生中有个铜匠曾招吉，有个铁匠张登寿，再收他这个木匠齐白石，岂不是三匠了嘛！”胡沁园笑着说：“你想得好，你门下有个铜匠、铁匠，再收个木匠，王氏门下三匠，真是文坛佳话！”

胡沁园便与齐白石促膝长谈，说动齐白石终于去拜王闳运为师，学习诗文。

1899年，古董商人携甲骨至京，王懿荣认定甲骨上所刻为古文字，遂重金收购，甲骨文从此为世人所重。

祝嘉生于1899年，后来刻了一方常用闲章“龟甲出土吾坠地”，铭记自己与甲骨文暗合之缘。他一生对甲骨文情有独钟，其甲骨文书法卓尔不群。

1899年，56岁的吴昌硕五莅津门，“问字”于杨光仪。在天津期间，他多次拜访华承彦。华承彦字屏周，斋名格屈轩，家世富饶，交游广泛，极富收藏，尤多碑帖。其子华世奎得近水楼台之便，先于吴昌硕入杨门，两人有同窗之谊，吴昌硕年长华世奎20岁，但排列起来却属“师弟”。

吴昌硕与华家交谊颇深。1899年那次重逢，华承彦见面后即赠诗吴昌硕，并赠送印章石料。吴昌硕作《华屏周承彦赠诗即答》：“君问苦中乐，我弹弦外音……七十二沽水，交情同此深。古砚浑不浅，讲《易》听森森。”在两方石料上则分别镌刻“吴昌硕”“吴俊之印”，边款也分别刻道：“天津华屏周赠此石，刻于格屈斋中，光绪己亥，苦铁”；“屏周名承彦，格屈斋中其治《易》处也。五月十日，苦铁又记”。他还在华家欣赏石鼓文的拓片后作《临石鼓文》，题道：“临天津华氏格屈轩藏本。”

杨光仪门生众多,出类拔萃者,北有华世奎,南有吴昌硕。

1900年,齐白石以卖画所得,典住故乡湘潭星斗塘梅公祠,并在附近另筑一室作为书房,题额“借山吟馆”。自作《借山记》,曰:“余少工木工,蛙灶无着处,恨不读书。光绪庚子二月,始借山居焉,造一室,额曰借山吟馆。”

朱屺瞻原名增钧,1900年8岁时丧母。父聘秀才童颂禹为塾师,在新镇老家家塾馆修竹吾庐内授其读书。童塾师多才艺,每于馆课之暇,画兰竹挥洒自娱。

朱屺瞻耳濡目染,遂自习作画。朱屺瞻和母亲感情非常深,每当思念,啼泣不止。童塾师为之黯然,抚其头顶口诵《诗经·魏风》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于是为他更名屺瞻。

1900年,黄宾虹动身北上,因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而未能如愿,于是改变计划游黄山、九华山,得画稿30余纸,杂体诗10余首。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游黄山、九华山。

这一年,他接受知县许崇祯委托,约同郑缙书承办丰碭水利,同时管理农垦事务。从事水利工程而后成为书画大家的,黄宾虹是第一人,继之者有他的高足林散之。

1900年,湖南当局邀请曾熙(农髯)回湘任教,适逢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曾熙扶着年迈的母亲,带着子女逃难,刚出都门即遭抢劫。他随身所带宋拓残本《瘞鹤铭》也和其他物品一起遭劫。危难中好不容易觅得一顶轿子,他亲自和仆人一起抬着母亲走了40多里才脱险。母亲哭泣不已,他则付之一笑,以坦然的容态宽慰母亲。

回到衡阳后,翌年即主讲石鼓书院。